

中國國民黨
史稿
下

漢武署檢

中國國民黨
史稿
下

漢民署檢

新華書店
PDG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七月本館第二版

◆(35662.4)

中國國民黨史稿二冊

每部實價國幣伍元

外埠加運費匯費

編著者 鄒魯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各埠商務印書館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本書校對者王重慶)

◆G三〇二九

第三篇 革命(甲)

總理之言曰。「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蓋吾黨以三民主義革命救國。三民主義一日未完成。卽革命一日未成功。民國告成於茲。雖有十六年。但內而軍閥。尚未肅清。外而帝國主義。猶張毒蝕。以後之革命。不能不努力。速求革命之完成。爰追述前事。以備借鑑焉。

第一章 乙未廣州之役

第一節 乙未廣州之役

紀元前十七年九月九日。總理舉義廣州。事敗。皓東等死焉。是爲乙未廣州之役。

前此一年。中日戰事發生。總理以時勢可乘。赴檀香山。美洲創立興中會。時總理有兄德彰。在檀島

經營牧畜業。

總理往依之。以光復號召於僑民。並籌募舉義兵債。時適清兵屢敗。高麗既失。旅順、威海衛繼

陷。京津亦岌岌可危。清廷腐敗漸露。人心憤激。上海同志宋躍如函促總理歸。總理乃偕鄧蔭南、宋居仁、

侯艾泉、李杞、何旱、陳南及歐美技師將校。以人歸國。於己未孟春抵香港。與陸皓東、鄭士、黃詠觴、楊

武力之收

清廷吏治之腐敗而促成會黨之興盛

衡雲、謝纘泰諸人策劃進行。欲襲廣州以爲根據。先組乾亨行於香港士丹頓街。以爲幹。又有香港議政局員何啓、德臣西報記者黎德士、西報記者鄧勤、除黨人鄧蔭南、楊雲衢、黃詠觴、陳少白等留港贊襄幹部事務外。陸皓東、鄭士良並歐美坊師將校數人。則來粵組農學會於雙門底之王氏書舍。爲革命機關。總理則往來於粵港之間。籌劃大計。時清廷戰敗。割地賠款。弱點暴露。民憤日興。因亟謀聯絡會黨軍隊以舉事。當中日戰起。兩廣總督李瀚章廣招軍隊。戰停。乃遣散四分之三。此等遣散軍隊。多流爲盜賊。即留者亦憤懣不平。咸謂欲解散則全體解散。欲留則全體留用。惟當局充耳不聞。吾黨於是起而運動。冀收爲己用。各軍士皆欣然聽命。願效死力。由是吾黨之武力略具矣。

時正巡防隊肇事。棄其軍服。四出劫掠。百姓憤極。起而合捕之。因其爲首若干人於某會館。豈知巡防局員。率衆而出。撲攻某會館。既將被囚諸人一律釋放。並將某會館劫掠一空。於是居民特開會議。議決以代表一千人赴訴於巡撫衙門。當事者斥爲犯上作亂。下領袖代表於獄。餘人悉被驅散。於是民怨日深。而投身於興中會者日衆。時兩廣總督李瀚章。爲李鴻章之弟。在粵桂兩省內。創行一種新例。凡官場之在任或新補缺者。均須納費若干於督署。官吏既多此額外之費。勢不得不取償於百姓。是又一剝奪民脂民膏之事。且中國官場。每逢誕辰。其僚屬必集資以獻。時兩廣官場。以值李督生日。饋金至一百萬兩以充壽禮。此一百萬兩者。無非以誘嚇兼施。笑啼並作之法。取於人民之較富者。而同時督署中。又有出賣科第。私通關節等事。每名定費二千兩。因此而富者怨。貧者憤。學者尤不能平。凡此諸種。皆足以增進興中會勢力。而促吾黨之起事者衆。

與中會於廣州突舉義旗。佔據省城之計劃。由是而決定。

初。總理之意。以爲克復廣州。發難之人。貴精而不貴多。昔太平天國劉麗川以七人而取上海。今廣州雖不能與昔之上海比。然若得敢死者百人。則事便可濟。蓋當日城中重要衙署。實僅都統、總督、巡撫、水提等數處。雖皆各有武備。第以承平日久。防衛早弛。擬以五人爲一隊。配備槍械炸彈。由府署後攻入官眷住房。將其長官或誅或執。使全城無發號施令之人。更以同志預伏城中衝要處。倘城外兵隊聞變入援。卽於要路劫擊之。援軍不知虛實。必不敢前。更將橫街小巷舖屋轟塌。使諸援軍通行不便。如是以二十人任進攻衙署。三十人伏衝要以禦援軍。二三十人圍攻旗界。任務已完之隊。則分頭放火。以壯聲勢。事無不成者。惟諸同志均以爲人少力薄。冒險太甚。結果乃將「外起內應」之計。改爲「分道攻城」之策。約定日期。使各地民團會黨。分順德、香山、北江三路。會集羊城。同時舉事。惟有可慮者。則以人數衆多。驟集城中。不僅住地難寬。且難保不招防營緝捕者之疑。倘稍有不慎。消息外泄。則事敗矣。爲策萬全計。乃選定於重陽日舉事。蓋粵有重陽掃墓之俗。四鄉大族子孫千數百人。多有遠道結隊來省拜掃祖塋者。此日聚各地黨人於城中。可不致招府署之疑。舉事之際。不特須極秘密。而倉卒不及備。且須力主鎮靜。因於汕頭及西江沿岸。招募兩軍。同時向廣州進逼。蓋以汕頭及沿江之人。與廣州有主客之分。汕頭在廣州之東。雖相距僅一百八十英里。然語言不同。與土人不相習。用以進取。無牽率之虞。可一意以爭勝利。萬一他軍中途變計。相率潰散。此軍因來自外縣。踪跡易顯。斷不能存身廣州。凡此皆所以更其進取。爲戰略上不得已之作用。

武力之收

清廷吏治之腐敗而促成會黨之興盛

衛雲、謝纘泰諸人策劃進行。欲襲廣州以爲根據。先組乾亨行於香港士丹頓街。以爲幹。另有香港議政局員何啓、德臣西報記者黎德士、西報記者鄧勤、除黨人鄧蔭南、楊雲衢、黃詠觴、陳少白等留港贊襄幹部事務外。陸皓東、鄭士良並歐美兵師將校數人。則來粵組農學會於雙門底之王氏書舍。爲革命機關。總理則往來於粵港之間。籌劃大計。時清廷戰敗。割地賠款。弱點暴露。民憤日興。因亟謀聯絡會黨軍隊以舉事。當中日戰起。兩廣總督李瀚章廣招軍隊。戰停。乃遣散四分之一。此等遣散軍隊。多流爲盜賊。即留者亦憤懣不平。咸謂欲解散則全體解散。欲留則全體留用。惟當局充耳不聞。吾黨於是起而運動。冀收爲己用。各軍士皆欣然聽命。願效死力。由是吾黨之武力略具矣。

時正巡防隊肇事。乘其軍服。四出掠百姓憤極。起而合捕之。因其爲首若干人於某會館。豈知巡防局員。率衆而出。撲攻某會館。既將被囚諸人一律釋放。並將某會館劫掠一空。於是居民特開會議。議決以代表一千人赴訴於巡撫衙門。當事者斥爲犯上作亂。下領袖代表於獄。餘人悉被驅散。於是民怨日深。而投身於興中會者日衆。時兩廣總督李瀚章。爲李鴻章之弟。在粵桂兩省內。創行一種新例。凡官場之在任或新補缺者。均須納費若干於督署。官吏既多此額外之費。勢不得不取償於百姓。是又一剝奪民脂民膏之事。且中國官場。每逢誕辰。其僚屬必集資以獻。時兩廣官場。以值李督生日。釀金至一百萬兩以充壽禮。此一百萬兩者。無非以誘嚇兼施。笑啼並作之法。取於人民之較富者。而同時督署中。又有出賣科第。私通關節等事。每名定費二千兩。因此而富者怨。貧者憤。學者尤不能平。凡此諸種。皆足以增進興中會勢力。而促吾黨之起事者。

陸皓東等
被捕

港部來粵
省被捕

陸皓東供
詞

局事。九日舉義不成。朱湘恐爲其弟株累。乃迫使自首於省河緝捕統帶李家焯前。將一總理率黨人舉義情形。盡爲陳報。先是香港總督以吳子才等運械入粵事。微有所聞。電知粵督譚鍾麟。請爲戒備。譚以電文未明。指何人。無從查辦。而李家焯亦以道路傳聞。總理舉事之言。稟譚。譚初以總理爲教會中人。倘貿然拘捕。而無憑證。將反爲所噬。故僅由李家焯派人監視。總理行動。及得朱淇自首。乃大驚。派李率千總鄧惠良大搜黨人於雙門底王家祠。並鹹魚欄張公館各機關。先後捕去陸皓東等五人。

楊雲衢雖接總理阻止來省電。然以軍械七箱。已裝泰安輪運省。若起回。又恐敗露。仍使朱貴全丘四等於初十晚帶數百人附泰安輸入粵。李家焯早派人預伏。抵岸。先登者四十餘人被捕去。後登諸人盡將符號毀棄。始得免。當陸皓東被捕提訊時。直認革命不諱。雖疊受非刑。亦不供出同黨。只索紙筆書供詞曰。

吾姓陸名中桂。號皓東。香山翠微鄉人。年二十九歲。向居外處。今始返粵。與同鄉孫文同憤異族政府之腐敗專制。官吏之貪污庸懦。外人之陰謀殘伺。憑弔中原。荆榛滿目。每一念及。真不知涕淚之何從也。居滬多年。碌碌無所就。乃由滬返粵。恰遇孫君。客寓過訪。遠別故人。風雨連床。暢談竟夕。吾方以外患之日迫。欲治其標。孫則主滿仇之必報。思治其本。日辯駁。宗旨遂定。此爲孫君與吾倡行排滿之始。蓋務求驚醒黃魂。光復漢族。無奈貪官污吏。劣紳腐儒。視頗鮮恥。甘心事仇。不曰本朝深仁厚澤。卽曰我輩踐土食毛。詎知滿清以建州賊種。入主中國。奪我土地。殺我神宗。虐我子女玉帛。試思誰食誰之毛。誰踐誰之土。揚州十日。嘉定三屠。與夫兩王入粵。殘殺我漢人之歷史尤多。聞而知之。而謂此爲恩澤乎。要知今日非廢滅滿清。不足以光復漢

總理出險

族。非誅除漢奸。又不足以廢滅滿清。故言等尤欲誅一二狗官。以爲我漢人當頭一棒。今事雖不成。此心甚慰。但我可殺。而繼我而起者不可盡殺。羊既歿。九世含冤。異人歸楚。吾說自驗。吾言盡矣。請速行刑。

當事敗時。李家焯遣人嚴搜。赴香港澳門之各輪碼頭。伺捕總理。而總理乃乘所備拖帶軍隊來省之小輪。由廣州經順德至香山之唐家灣。行前。司機不諳水道。有難色。總理乃親自指引航線。本能安抵目的地。當總理未離廣州時。李家焯遣人偵其行跡。至其所寓之河南岐興里。詢街口與夫孫醫士是否寓此。與夫平素受總理惠。且知問者來意不善。乃詭言。此間只有尹醫士。偵者乃去。初九日。總理與區鳳墀赴黃毓初收師宴。途遇李家焯所遣探勇。鳳墀詫曰。何今日所遇營勇之多耶。總理曰。來偵吾行跡也。鳳墀曰。故。總理曰。道路皆云孫文舉事。汝未知耶。李部探勇以未得捕人之命。又爲總理所道破。相顧而去。總理談笑自若。旁若無人。亦可見總理膽略之過人也。總理抵唐家灣後。乘肩輿赴澳門。再搭輪往香港。時鄭士良、鄧蔭南、陳少白諸人。已先行抵港。共商後事。然香港能否居留。實爲先決要件。總理乃詣英國顧問律師達尼師處。以政治犯能否居留此地爲問。律師謂此事在香港尙屬創見。能否容留。當依港督之意辦理。但以先行離去爲宜。免致被其驅逐。總理乃與士良、少白同乘日輪廣島丸赴橫濱。

總理以返國無期。乃斷髮易裝。重遊檀島。推廣黨務。而士良則歸國收拾餘衆。布置一切。以謀再舉。少白則留日本。以考察日本國情。

此次舉事。遭清吏破獲後。並懸紅緝捕。其文於下。

欽命廣東提刑按察使兼管全省驛傳事務加三級記錄一次張爲懸賞購匪事。照得土匪糾結夥黨，暗運軍火，約期在省城舉事一案。當經拿獲匪犯陸皓東等多名審辦。惟尚有首要各匪孫文等，在逃未獲。亟宜懸賞緝拿。合行出示曉諭。爲此示諭各屬平民人等知悉。爾等如能拿獲後開賞格之各匪解案。一經訊明定奪。卽如數給與花紅銀兩。銀封存庫。犯到卽給賞。勿懷疑觀望。至此外被誘匪徒。准其改過自新。免予深究。如能拿獲後開首要各犯解案。仍一律給賞。各宜凜遵勿違。特示。

計開

孫文卽逸仙。香山縣東鄉翠微人。額角不寬。年約二十九歲。花紅銀一千元。

夏亞伯新會縣人。肥矮面微黃。年約四十歲。花紅銀一百元。

李亞舉香山縣隆都鄉藍下村人。身高眼大。髮多黑。年約五十三歲。花紅銀二百元。

李芝南海縣佛山人。年約三四十歲。花紅銀二百元。

楊衢雲香山縣人。本籍福建。右手共缺三指。年約三十九歲。花紅銀一百元。

劉秉祥清遠縣人。身高。年約二十歲。花紅銀二百元。

朱浩清清遠縣人。年約二十七八。花紅銀二百元。

陳少白卽變石。新會縣外海人。年約二十八九歲。花紅銀一百元。

王質甫江西人。身中面白。年約三十七八歲。花紅銀二百元。

湯亞才花縣人。身高微麻。年約四十歲。花紅銀三百元。

吳子才潮州人。身高額窄。年約四十歲。花紅銀二百元。

莫亨順德人。身矮。年約二十五六歲。花紅銀一百元。

陳渙州南海縣西樵鄉人。身微麻。年約三十二三歲。花紅銀二百元。

侯艾泉香山縣隆都鄉人。身高瘦。髮禿。年約五十歲。花紅銀二百元。

魏友琴歸善縣南真村人。面圓有鬚。年約三十七八歲。花紅銀二百元。

黃麗彬清遠縣人。矮瘦。年約三十四五歲。花紅銀一百元。

光緒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示

南番兩縣告示

清吏文告

現有黨匪	名曰孫文	結有匪黨	曰楊衢雲	起義謀叛	擾亂省城	分遣黨羽
到處誘人	借名招勇	煽惑愚民	每人每月	十塊洋錢	鄉愚貪利	應募紛紛
數日之前	聽得風聲	嚴密查訪	派撥防營	果獲匪犯	朱丘陸程	經衆指證
供出反情	紅帶爲記	口號分明	鎗械旗幟	搜出爲憑	謀反叛逆	律有明刑
甘心從賊	厥罪維均	嚴拿重辦	決不從輕	城廂內外	兵勇如林	搜捕亂黨
決不饒人	惟彼鄉愚	想充勇丁	不知禍害	貪利忘身	一時迷惑	概予施恩

丟去紅帶 急早逃奔 回歸鄉里 安分偷生 免遭擒獲 身首兩分 特此告示

剴切簡明 去逆效順 其各凜遵

此次舉義。大吏恐清廷處分。匿不報。粵京官入奏清廷。十月十六廷諭將首犯迅速捕拿。粵督譚鍾麟懼。乃飾辭奏於下。

清吏奏詞

奏爲覆陳九月間廣州拿獲土匪情形奏摺仰祈聖鑒事。竊臣准軍機大臣字寄。光緒二十一年十月十六日奉上諭。有人奏廣東盜風日熾。請飭嚴緝一摺。據稱九月間香港保安輪船抵省。附有土匪四百餘名。潛謀不軌。經千總鄧惠良等探悉。前往截捕。僅獲四十餘人。訊據供稱。爲首孫文楊衢雲。共約有四五萬人。潛來省城。尅期起事。現在孫楊首逆遠颺。黨類尙多。竊恐釀成巨患等語。著嚴密訪查。務將首犯迅速捕拏。以期消患未萌等因。欽此。遵旨寄信前來。臣查粵俗好謠。每因小故。轉相附會。張大其詞。以搖惑人心。羣不逞之徒。乘機撞騙掠奪。以取利。此他省所未有也。本年九月初。廣州謠傳高州惠州匪徒擊散後。咸集香港。衆四五萬。將攻省城。人言藉藉。府縣營弁紛紛面稟。臣謂此等匪徒一擊卽散。首匪已誅。尙何能爲。高州距香港千里。惠州亦數百里。萬衆持械經過。各州縣關卡無一見者。香港一隅驟增數萬人。何處棲止。每日需米數百石。何人供給。鄉州又不聞有搶掠者。食從何來。此必有匪人欲煽惑居民遷徙。乘機搶奪之事。切宜鎮定。勿涉張皇。但嚴查保甲。稽查奸究。多購眼線。密訪匪蹤。終當敗露。省城巡防勇丁及城外兵丁五六千人。尙復何慮。旋據管帶巡勇知縣李家焯率千總鄧惠良等。於初十日在雙門底王家祠拏獲匪夥陸皓東程懷程次三名。又於鹹蝦

欄屋內拏獲程耀臣梁榮二名。搜出洋斧一箱。共十五柄。十一日香港泰安輪船搭載四百餘人抵省登岸。李家焯率把總曾瑞璫等往查獲朱桂銓邱四等四五十名。餘匪聞拏奔竄。經海關稅務司與釐廠委員於輪船起獲紅毛泥桶。內裝小洋鎗二百廿五枝。子藥八十餘匣。當飭府縣提把隔別研訊。據陸皓東香山縣人。與福建人在香港洋行打雜之楊衢雲交好。因聞閩姓廠在省城西關收武會試。閩姓費數百萬。該處爲殷富聚居之區。欲謀劫搶。令楊衢雲在港招五百人乘輪來省。孫文在城賃屋三處。分住陸皓東等。經理分給紅帶洋鎗等事。所購洋斧。因西關柵欄堅固。用以劈開柵欄。即派人把守街口兩頭。拒絕兵勇。云雇商船在河邊等候。搶得洋銀。即上輪船駛赴香港。本於初九動手。因招人未齊。改爲十二。不料初十日巡勇訪拏破案。孫文即已潛逃。又提截獲之四十餘名分別審訊。據供皆在香港傭工度日。聞楊衢雲言省城現有招勇。每月給餉十圓。先給盤費附輪到省。各給紅帶一條爲號。不意上岸即被截住。實係爲招勇而來。並不知別事。反覆推詰。各供如前。復飭營務處覆審無異。臣查此案係孫文楊衢雲爲首。陸皓東邱處四朱桂銓知情同謀。潛備軍械。分給紅帶。煽惑愚民。罪無可逭。當於九月二十一日將陸皓東三犯即行正法。以定人心。仍嚴密購拏孫文楊衢雲。務獲到案。其不知情各犯。飭府縣分別辦理。謠風頓息。四境晏然。所有辦理此案情形。遵旨據實陳覆。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第二章 庚子惠州之役

庚子惠州之役

事前之情

總理委鄭士良發動惠州舉義

紀元前十二年閏八月十五日。義舉惠州。先是總理命史堅如入長江聯絡會黨。命鄭士良在香港設立機關。招待會黨。而長江會黨及兩廣福建會黨。並合於興中會。庚子五月。總理由日本經港。不得上岸。即約同志會商於船中。預備在惠州舉事。並交二萬元爲用費。適清廷有排外之舉。假拳黨以自衛。有殺洋人圍使館之事發生。因而有八國聯軍之禍。總理以有機可乘。加以助菲律賓獨立之事失敗。菲律賓委員以利用軍械之事許總理。總理乃命鄭士良入惠州。召集同志。以謀發動。而命史堅如入廣州。招集同志以謀響應。籌備將竣。總理乃與外國軍官由新加坡繞道至香港。希圖從此潛入內地。親率健兒組織一有秩序之革命軍以救危亡。不圖中途爲奸人告密。船一抵港。則被香港政府監視。當時日本同志堅決主張乘夜暗上龍山。疾入內地。出廣東省城。爲迅雷不及掩耳之舉動。總理以此直投肉於飢虎耳。力阻之。總理已不能上岸。乃將惠州發動之責。委之鄭士良。而命楊衢雲、李杞堂、陳少白等留香港爲之接濟。總理則折回日本。轉向上海。上海因唐才常在漢口謀舉義事戒嚴。折回長崎。而渡台灣。擬由台灣設法潛渡內地也。時台灣總督兒玉頗贊中國之革命。以北方已陷於無政府之狀態。乃飭民政長官後藤與總理接洽。許以起事之後。可以相助。總理於是擴充原有計劃。就地加聘軍官。一面令士良即日發動。並改原定計劃。不直逼省城。而先占領沿海一帶地點。多集黨衆。以候總理。乃進行攻取。

三州田事

士良先後受總理命集黨衆於三州田之山寨。總理在外計劃數月。山寨有壯士六百人。因乏糧。寄

食同志之家。僅留八十人守山寨。惟近村之民。因迷途誤入寨中者悉留之。以防洩漏。鄉村之民。見其入而不見其出。風說因之而起。皆曰。三州田山寨中。人馬數萬。將謀反。一時謠傳。傾動全粵。兩廣總督聞之。派水師提督何長清。率虎門防軍四千。進深圳。陸路提督鄧萬林。領惠州府城防軍。由淡水入鎮隆。以塞三州田之出路。清兵聞黨軍衆。不敢進。然吾軍聲勢雖大。而實力則弱。敵人苟以數千兵直搗山寨。山寨危矣。三州田壯士。既深知敵情。決其不敢驟迫。又以天險可恃。不欲離山寨。因請於總理。謂若能以子彈送於廣東某地。先期示約。一氣突出而取之。可操勝算。時總理在台灣。正與其總督商安接濟事。乃命即行舉義。直抵廈門。即有接濟。一面命宮崎等電約菲律賓濱志士。將從前所購三百萬發子彈。急運至廈門。總理令未至山寨。而何長清已移其前隊二百人。駐沙灣。將進橫岡。以取三州田。吾軍偵知之。用先發制人計。於閏月十三日率壯士八十人。乘夜襲沙灣。殺敵四十餘人。得洋槍四十餘桿。彈丸數箱而回。軍勢大振。黎明。乘勝追擊。直迫新安城。遵鄭士良銜總理命。中止進軍。留五百人於山寨。餘則率向廈門出發。然倉卒之間。僅得壯士六百人。槍三百餘桿。欲達廈門。嫌力過薄。乃號召平山、龍岡二處。募得兵士千餘人。無軍械者代以戈矛。直向鎮隆前進。清副將杜鳳梧。將兵出佛子坳。扼險以迎吾軍。吾軍持矛者居先。持洋鎗者分左右兩隊。匍匐上山。至敵兵之兩翼。而夾擊之。敵大驚潰。吾軍乘勝追之。殺傷甚衆。生擒杜鳳梧以下數十人。奪洋鎗七百餘桿。子彈五萬發。馬十二頭。士氣大振。士良又嚴禁兵士掠奪。沿途居民。咸簞食壺漿以迎。有志之士。來投者。日以數十百計。一時兵士

佛子坳之

襲沙灣

增至五六千人。適同志有自惠州來者，謂當博羅城未起義時，清兵相繼而來，已至五六千人之多。提督劉邦盛、馬維騏、莫善積統之。鄭潤材、劉永福亦不日至。若敵兵取齊，當有二萬之衆。士良知衆寡不敵，迫不及待。率隊向永湖進。途中遇敵，且戰且前。夜抵永湖駐焉。此沙灣戰後之第五日也。第六日又自永湖拔隊進行。忽遇清提督劉萬兵，兵數與我軍等。而軍裝則比我軍優。我軍猛勇進攻，逾時敵軍大敗。逃回惠州城者有之。向淡水者有之。向白花芒者有之。提督劉邦盛亦受重傷。我軍四出追擊，得槍五六百桿，子彈數萬顆，馬三十餘頭，生擒敵兵百餘人，皆翦去其辮髮，用爲軍役。是夜整隊向白花芒前進。天明而至，不見敵人。而村民踴躍歡迎，來投者五六千人。合計得一萬餘人。整糧餉以備遠征。此沙灣戰後之第七日也。翌日黎明而起，向廈門進軍。途間亦不見敵。惟人多冗雜，紀律不修，以故行程甚緩。而沿途村落屋宇甚少。吾軍無所容足，乃張天幕以宿。以第十日抵崩岡圩。次日黎明沿河駐有敵軍。吾軍據崩岡圩爲營壘，布陣接戰。敵軍之應戰者七千餘人，相持不下。入夜，吾軍出小隊襲擊敵壘。自夜達旦，敵軍稍退却。吾軍搏之，苦戰數時，敵軍遂敗走。日入，吾軍收隊，復入橫岡，爲進兵之準備。然以子彈不足，且目的地在廈門，因不能擊敵軍。十四日至三多祝，十五日四處響應者甚多。前後約一萬餘人。是日編置隊伍，大儲糧食。蓋自三多祝至梅林之間，四五日無大村落可購糧食也。十六日晚抵白沙。十七日之朝，即得日人山田良政自香港齋。總理命至，曰：「政情忽變，外援難期。即至廈門，恐無接濟。軍中之事，仰司令自決進止。」蓋菲律賓演子彈，因交涉不得法，不能送至廈門。而日本政府更換新內閣，總理伊藤氏對中國方針與前內閣大異，乃禁制台灣總督不許與中國革命黨接洽，又禁武器出

解散軍隊

口及禁日本軍官投效革命軍。而總理潛渡計畫爲之破壞也。山田到士良軍中時。已在起事後三十餘日矣。士良連戰月餘。彈藥已盡。而合集之衆。已有萬餘。渴望幹部軍官及武器之至甚切。而忽得山田所報消息。遂立令解散。而率其原有之數百人。間道出香港。山田後以失路爲清兵所擒。被害惜哉。其後楊雲衢爲清吏買兇。在香港刺殺士良以疾終。痛已。當士良之在惠州苦戰也。史堅如在廣州屢謀響應。皆不得當。遂決意自行用炸藥攻燬兩廣總督德壽之署而殲之。因而有史堅如炸德壽事。茲附清吏關於此役之奏文於下。

清廷奏報

奏報惠匪剿平摺。廣東巡撫兼兩廣總督臣德壽跪奏。爲廣東惠州會匪被外匪勾結起事。派營剿辦獲勝。並仍飭搜捕餘匪情形。恭摺具陳。仰祈聖鑒事。竊照惠州會匪肆擾。欽奉電旨垂詢。奴才將康孫各逆勾結土匪起事及否飭水陸各軍剿辦情形。於閏八月十八日先行電奏。二十三日欽奉電旨。此起土匪。仍著督飭何長清等各營。合力痛剿。迅速撲滅。毋任蔓延。欽此。欽遵。嚴督剿辦。嗣據該文武先後稟報屢次接仗獲勝。大股匪類。業已撲滅等情。續經奴才於九月初七日電奏。十一日欽奉電旨。惠州土匪辦理。尙爲迅速。仍著嚴飭搜捕。毋留餘孽。欽此。又經恭錄轉行。並嚴催各營。欽遵辦理在案。茲將該土匪勾結起事。及副營剿辦詳細情形。謹縷晰陳之。查廣東惠州府屬民情強悍。聚衆拜會。械鬪搶擄。習爲故常。近海之歸善海豐等縣。尤多洋盜鹽梟。以故嘯聚甚易。動輒滋事。卽歸善一屬。十餘年來。稔山會匪黃亞春。烟燉會匪黃狂成。拒敵官軍。搶劫墟市。屢經派營剿散。迄未淨絕根株。本年閏八月初間。奴才訪聞歸善縣屬三州田地方。有孫康逆黨勾結土匪起事。並在外洋私運軍火至隱僻海港。轉入內地。當以逆黨主謀。意圖大舉。實非尋常土匪可比。且查三州